



● ● ● ●

黑暗

鸟灾

路边一只耳朵

蒙扎修女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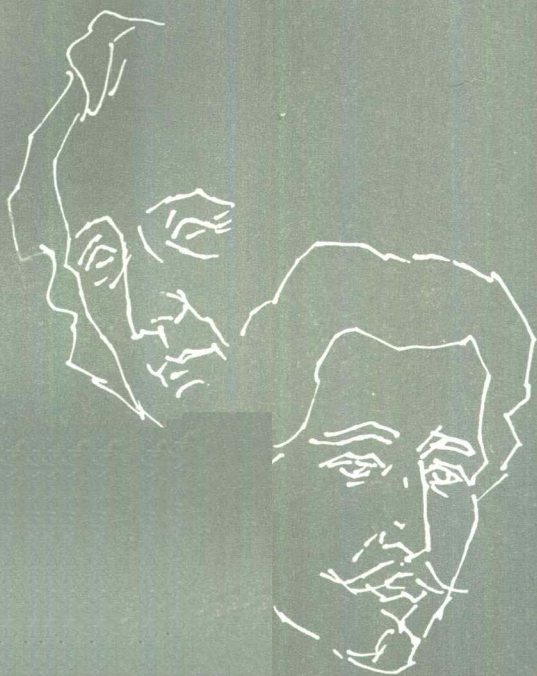


丛 书 | 佳 作 | 小 说 | 世 界

(二)

世界小说佳作丛书

(二)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光勤

封面设计：孙为平

世界小说佳作丛书

(二)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公寓 3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印张：13.75 插页：2 字数：303,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 7-5012-0022-X/I·10 统一书号：10003·052

定价：2.70 元

60/65/06

序

陈 登 科

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不禁很费踌躇。

我生长在苏北农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我是一个文盲。我的家乡，虽然离海边只不过百十里，但对海外世界是隔绝的。文学，没有听说过。外国文学，自然更没有听说过。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冬日围炉，听乡亲们天南海北地讲故事；或逢年过节，到小镇上听几段扬州评书。听得多了，我就自己编故事，而且这种兴趣越来越浓。

参加革命后，我才开始学习文化，同时开始学习写作。毕竟因为底子太薄，我的第一篇文章，不得不用许多只有自己才能意会的图形，来替代我不会写的字。那时，已是20世纪40年代，我已23岁，有福之人正是大学毕业的年龄。而我，却还在使用新石器时代人类表达思想的方法。

幸运的是，我们革命队伍里有许多有识之士，他们从我的“象形文字”里看到我的憨直的、执着的追求，引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真正使我看到了世界文学宝库中那些璀璨的明珠，是在我进了中央文学研究所之后。那时我已过了而立之年，虽然

下决心当一名小学生，毕竟已胡子拉茬，思维细胞远不如我小时候听故事、听评书时活跃；加上时代和生活的隔膜，各种基础知识的浅陋，我的学习比任何一位同学都吃力。尽管如此，文研所的那段生活，仍使我终身难忘。我从此认识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和高尔基等等文学伟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我也从此认识了文学事业的真谛：书籍是人类文明的阶梯，真能在这阶梯上砌上一砖一石，才是一名作家的光荣。

由于贫困，我被长久地禁锢在外国文学宝库之外，对此我终身感到遗憾。将近40年来，我就是带着这种深深的遗憾，艰难地行进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我很羡慕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每读他们的作品，常常惊诧于他们起点甚高，出手不凡。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迅速成熟起来，使我感到欣喜。他们的成功，固然是由于生活的积累，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熏陶；除此以外，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从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中汲取了营养。

这批中青年作家，是在践踏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的十年动乱中长大的。那是个禁锢和排斥外国文学的年代。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禁锢和排斥，反而激起了这批文学青年更大的渴求。据我所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多方搜求、广泛阅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更可喜的是，他们不但勤于读书，而且善于思索。他们读懂了这些书，消化了这些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强壮了自己的体魄。

现在，大家不是都在热烈地谈论“自学成才”吗？我看，这批中青年作家便是自学成才的榜样。他们的经验，值得今天的文学青年们学习和效法。

我们聘请世界文学的专家和优秀译者，编选和翻译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为今天的文学青年和广大读者，提供世界文学名著的优秀译文，使他们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广为借鉴，博采众长。时代为今天的文学青年及早地打开了外国文学的窗口，愿他们更加迅速地成长起来，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前面说过，我从事创作活动以来，一直怀有对外国文学接触太晚、知之不多的遗憾。出版社约我为这套丛书作序，他们是知道我的这种遗憾的。我在序言中着重把这种心情写出来，对广大读者和文学青年，或许会有点启发罢。倘能如此，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意大利] 阿·曼佐尼

1 蒙扎修女的故事

吕同六 译

[俄] 伊凡·蒲宁

50 飞鸟

戴 骢 译

58 路旁

戴 骢 译

[俄] 列·安德列耶夫

91 思想

白嗣宏 译

144 黑暗

文秉勋 译

[美] 安·佩蒂

207 寄母家

冯亦代 郑之岱 译

[美] 菲利普·劳兹

230 信仰的捍卫者

莫伟敏 沈文珏 译

[日] 水上勉

268 路边一只耳朵

陶 彝 译

[英] 达夫妮·穆里埃

391 鸟灾

张 玲 译

蒙扎修女的故事

[意大利]阿·曼佐尼

〔作者介绍〕 《蒙扎修女的故事》选自意大利 19 世纪著名作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是一个独立成章的故事。

意大利权威的文艺批评家德·桑蒂斯，称赞《约婚夫妇》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认为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足以同但丁的《神曲》、阿利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媲美。意大利当代小说家夏侠则说，《约婚夫妇》堪称意大利历史小说的绝唱。

为了写作这样一部史诗式的巨著，曼佐尼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从 1821 年至 1840 年，三易其稿，两易其名（最初取名《菲尔莫与露琪亚》），花费了整整 20 年的时光。作者在小说序中假托这部作品是他偶然发现的 17 世纪一位佚名作者的手稿，经他整理而加以发表。小说以一对乡村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为主要情节线索。伦佐和露琪亚相爱，行将举行婚礼，但当地一个恶霸觊觎露琪亚的美色，对他们进行迫害。伦佐亡命他乡；露琪亚在母亲安妮丝陪同下，由一位善良的神甫介绍，到蒙扎城的修道院避难。历经种种磨难，这一对情人终于团聚，结成百年之好。曼佐尼突破了一般言情小说的框框，而以历史为明镜，借古讽今。一双青年男女的坎坷遭遇，是 17 世纪处于内忧外患的整个意大利人民伤心惨目的境况的映

照；而19世纪奥地利铁蹄践踏下的意大利，不过是17世纪西班牙奴役下的意大利的重现。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对外来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封建贵族势力，予以无情的鞭挞，表达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从而使《约婚夫妇》这部历史小说具有异乎寻常的现实意义。

《蒙扎修女的故事》从露琪亚和母亲来到蒙扎修道院避难写起，作者的笔锋随即一转，叙述了一位修女的曲折动人的身世。这位千金小姐，原本应当安享贵族家庭的荣华富贵和世俗生活的欢乐幸福，但当她还在胞胎里的时候，冷酷贪婪、暴戾恣睢的父亲却已替她安排好了一辈子当修女的命运；不管她以后曾经如何苦苦哀求，曾经怎样奋力挣扎，终究未能逃脱在清冷的修道院里虚度终生的厄运。她所渴求的爱情、所憧憬的幸福，被活生生地埋葬了。一个稚嫩的生命，遭到了冰刀霜剑的无情摧残。蒙扎修女的悲剧，是对封建贵族阶级及其礼教的有力控诉。

蒙扎修女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形象。她受到封建势力的伤害、蹂躏，她挣扎、抗争。渐渐地，她的性格，她的品性，她的心理，也严重地扭曲了，畸形了。冷漠、虚荣和忌恨，侵蚀了她的心灵。她时时有一种侮辱、损害和虐待他人的冲动。她犹如受到病毒严重侵害而身心变态的病人，又反过来去传播这些可恶的病菌，去腐蚀他人的肌体。不妨说，蒙扎修女是那个社会的双重意义上的牺牲品。曼佐尼以深厚的艺术功力，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典型形象。这或许就是这篇故事向我们提供的思想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所在，也是它一百多年来在意大利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的缘故吧。

曼佐尼 (Alessandro Manzoni 1785—1873) 出生于米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到启蒙思想的教育。成年以后，他拒

绝继承父亲的伯爵封号。1805年，他前往巴黎，呼吸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新鲜空气，受到法国和欧洲进步的哲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影响。曼佐尼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他的许多诗章讴歌爱国精神，唤起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战，影响很大。曼佐尼又是个悲剧作家，著名的历史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阿德尔齐》，借历史事件、人物，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情怀。

走进小镇城门的时候，修道院长止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看其他几个人是否跟随在他后面。在那个年代，这里一边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塔楼，一半已经倒塌了，另一边是一座古堡，也只留下了断垣残壁，俯视着入口；兴许，只有为数不多的读者才回忆得起来，他们曾经亲眼见过这些建筑的完整的样子。他进了小镇，径直朝修道院走去。到了目的地，他又在大门口停住，等候随行的那几个人。他吩咐车夫，过两个钟点左右再来修道院听回音。车夫满口答应，便向两位妇人告别。她们再三道谢，又请车夫向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转达她们的敬意。

修道院长带领安妮丝和露琪亚走进修道院的第一进院子，先把她们安置在女管事的房间里，然后独自去找那位小姐商量。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回来了，脸上流露出喜悦，请她们和他一起进去。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女管事正喋喋不休地盘问安妮丝和露琪亚，她们不晓得怎么才能摆脱她的死乞白

赖的纠缠。他们走过内院的时候，修道院长趁机指点她们，在那位小姐面前应当保持怎样的举止行动。

“她对你们很有好感，”他说道，“假若她乐意的话，一定会竭力帮助你们的。你们要谦恭温顺，彬彬有礼，很诚恳地回答她对你们提出的问题；当她不再询问的时候，就让我来应付。”

他们穿过楼下的一间屋子，朝客厅走去。院长指着那客厅的门，轻声地说：“她就在这里。”好象是提醒她们记住他方才叮嘱的一番话。

露琪亚从来没有见过修道院，一走进客厅，她就紧张地四处打量，寻找那位小姐，准备向她施礼。可是，她在客厅里没有发现要找的人，心里正觉得慌乱，呆呆地站着的时候，瞧见院长和安妮丝正向一个角落走去。她朝那个方向定睛一看，这才瞧见那儿有一扇样子很特别的窗户，装着两排又粗又密的铁棍，中间隔着将近一掌宽的距离。在那铁棍后面，站着一位修女。

从她的面容判断，这位修女的年龄约莫25岁上下。头一眼看去，就让人觉得丰姿楚楚，美丽动人。但是这种美丽恰如凋谢、枯萎的花朵，神采风韵中依稀可见被蹂躏的痕迹。她头上蒙着一方黑纱，整齐地披在双肩上，黑纱上挂下的一条雪白的亚麻带子，系住白皙莹润的前额上部；另外一条宽的白色带子，鼓起皱褶，裹住她的脸颊，在颌下成为一块围巾，遮住她的黑长袍松开的衣领，一直垂到胸口。她的前额不时象掠过痛苦的痉挛似的，漾出一些皱纹，两条黑黑的眉毛也随着迅速地牵动，眉梢紧锁。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漆黑的瞳仁常常一动不动，冷冷地审视对方的脸孔；有时，她又匆匆地垂下眼帘，仿佛要寻找一个什么地方隐蔽起来似的。细心观察她的人，一定会以为，她的盈盈秋波在乞求爱怜、关心和同情；而在别的时

候,又可以发现她的一双光闪闪的眼睛,忽然显露出某种残酷无情的、令人生畏的怨恨。看得出来,这种怨恨是根深蒂固而又强行压抑着的。当她的一对眸子呆呆地停留在眼眶里,似乎心不在焉的时候,有人觉得这是她的傲慢的冷漠,有人揣摸她陷入了不可告人的思虑的痛苦,或是沉缅于萦怀的愁绪。这些,都远比周围的万般事物更强烈地抓住了她的心。她的脸蛋儿异常苍白,整齐的线条描画出清秀而妩媚的轮廓,但长期的疲惫使脸颊明显地瘦了。嘴唇好象两瓣红玫瑰,虽然已失去了鲜艳的色泽,但在白净的皮肤映衬下,娇艳动人,别具情致。她的嘴唇如同她的眼睛一样,都显得特别的轻盈、灵活,有着丰富的、神秘的表情。她的身材很美,刚健中透着娟秀,不过她的举止多少有点儿漫不经心,或者常常是急促的、毫无顾忌的。对于一位女子来说,更不用说对于一位修女,这显得过分的粗犷,以致破坏了她美妙体态的风韵。她的衣着,给人一种既似精心打扮过,又似不着意修饰的印象。这表明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修女。她的装束很注重世俗的雅致,从系住前额的带子下面,露出鬓角的一缕黑油油的软发。这大约是她已经遗忘或者故意蔑视修道院的戒律,因为从举行入院仪式、把头发剪短以后,修女就再也不得蓄留长发了。

这些特殊的情形倒也没有引起露琪亚和安妮丝的关注,她们也不晓得如何去分辨这个修女同其他修女之间的区别;而院长已不是头一次跟这位小姐见面,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她独特的穿着打扮、举止行动早就习以为常了。

此时,正象我们前面说过的,小姐站在窗棂后边,一只手软软地扶着铁窗棂,丰润白净的手指握着横格。她凝眸注视着怯生生朝她走来的露琪亚。

“高贵而尊敬的嬷嬷,”院长略微垂下脑袋,把手放在胸

口,说道,“她就是那个可怜的落难女子,你曾慷慨大度地向我允诺,愿意向她提供可靠的庇护。这位是她的母亲。”

两名被介绍的女人一连深深鞠了几躬,小姐摆了摆手,示意她们不必多礼,又转过身子对神甫说道:

“能够为我们的良友、慈善的神甫效劳,我真觉得是莫大的荣幸。不过,……”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请您把这位姑娘的遭遇再详细点儿告诉我,也好让我考虑怎样更好地帮助她。”

露琪亚的脸孔泛起一层红晕,赶紧低下头去。

“尊敬的嬷嬷,您当晓得……”安妮丝急切地抢着说道。但院长瞪了她一眼,打断了她的话头,接着回答说:

“尊敬的嬷嬷,这位姑娘,正如我告诉您的,由一位师兄托付给我。她为了躲避飞来的灾祸,被迫偷偷地离开了她的家乡。她如今需要一个避难的去处,在那里,她可以太太平平地生活一段时光,谁也不会认出她来,谁也不敢来伤害她,甚至……”

“究竟是什么灾祸呢?”小姐插话道,“我的神甫,请您不要象让人猜谜语似的跟我谈这样的事情。您自然晓得,我们这些作修女的最喜欢追根究底,把听到的事情弄得清清楚楚。”

“那些不幸的事情只能点到为止,以免玷污尊贵的嬷嬷的纯洁的耳朵。”院长回答说。

“哦,您说得很对。”小姐匆匆地说道,她的脸孔有点发烧。这是羞怯的表现吗?谁若是察觉到她脸红的时候禁不住流露出来的轻蔑的神情,自然会疑惑的,尤其要是把那红晕跟露琪亚脸颊上泛起的红晕作番比较的话。

“只消向您说明这样一点就足够了。”院长接着说道,“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在这个世道上,并不是所有的大人物

都是靠着上帝恩赐的权力去为上帝的荣耀、为他人的幸福效劳，象您这样——这位有权有势的贵人，先是用一些花言巧语来诱惑这个姑娘，后来眼看这些全无济于事，便干脆露出了凶相，采用暴力的手段，想胁迫这可怜的姑娘就范。她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离乡背井，逃出来避难。”

“你过来，姑娘。”小姐打手势招呼露琪亚，对她说，“我晓得，院长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比你更清楚这件事情的内情。现在你就对我说，那个贵人可当真是个迫害你的可恶的家伙？”

露琪亚立即听从女士的吩咐，走到她的跟前，但要回答她的问话，却着实为难了。询问那种事情，即便出自一个与她身份相同的女子，也会叫她窘迫得不知从何说起，何况现在是由一位高贵的女子提了出来，而且又明显地流露出并非善意的猜疑。她回答问题的勇气也就烟消云散了。

“尊贵的……小姐……嬷嬷……”露琪亚喃喃低语，好象再也知道有别的什么话要说。

此时，安妮丝暗自思量，除了露琪亚以外，唯有她最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她自然应当义不容辞地来帮助女儿摆脱困境了。

“高贵的嬷嬷，”她开口说道，“我敢作证，我的女儿确实是痛恨那个可恶的贵人，正象魔鬼讨厌圣水……噢，我这是说，那个家伙是魔鬼。请您不要见怪，如果我说话颠三倒四，因为我们原是无知的百姓。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可怜的女儿本与一个青年订了婚，他的境况跟我们家相当，靠手艺也混得不错，又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如果替他们主婚的那个神甫敢作敢为——我原先以为他是有点胆量的人——我知道，这么议论一位僧侣是不合适的。但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也就是我们这

位院长的朋友，他也同样是位僧侣，却有一副仁义心肠。如果他在场，一定乐意证明……”

“我没有问你话，你过于能说会道了。”小姐厉声喝断了安妮丝的话，脸上露出傲慢与愤懑的神色，这几乎使她的模样变得丑陋了。

安妮丝讨了个没趣，委屈地向露琪亚瞟了一眼，好象是说：你瞧，就因为你不好意思开口，才叫我受了这番叱责。院长也微微地摇头，用眼色向露琪亚暗示：现在她该大着胆子出来说话，不要让可怜的母亲为难了。

“尊贵的嬷嬷，”露琪亚说道，“我母亲方才对您说的完全是实话。那个青年爱上了我，”说到这点，她的脸色刷地红了，一直红到耳根，“我也是真心喜欢他。请您原谅，假如我竟这般放肆直言，我只是希望不要错怪了我的母亲。至于说到那位贵人，但愿上帝宽恕他！我宁可一死了之，也绝不愿意落入他的魔掌。我们如今走投无路，也只好厚着脸皮来打扰善良的人们，但求有一块安身之地。您素来慈悲为怀，假如您能开恩收留我们，请您相信，嬷嬷，再也没有人会比我们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更真心实意地日夜为您祈祷和祝福了。”

“您说的话我信得过，”小姐的声音变得温柔多了，“不过我以后还想和你单独聊聊。为我们热心的院长效劳，自然不再需要别的什么解释，也无需别的什么理由。”她随即彬彬有礼地转身对院长说，“其实，我早已思量过这件事，而且已经想出了一个眼下我觉得万全的办法。我们修道院女管事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前几天刚好出嫁了。这母女俩不妨住到那女子腾出来的房间去，顺便也就把那女子原先的差事接下来，干些轻微的活儿。说真的……”她做了个手势，请院长走近窗棂，然后轻声地说，“说真的，眼看着又是歉收的年景，我们原本也不

想找什么人来顶替那女孩子；不过，我可以再去找女院长谈，只要我说一句话……而且又是为您效劳……好吧，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院长赶忙向她致谢，但是小姐阻止了他，说道：

“请不必多礼。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会遇上为难的事情，也得向你们恳求帮助。归根到底……”她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但这微笑中隐含着一种捉摸不透的痛苦的讥讽，“归根到底，难道我们不是兄弟姐妹吗？”

说罢，小姐唤来一名女仆（修道院鉴于她的特殊地位，专门拨了两名女仆供她使唤），吩咐她把自己的决定去向女院长报告，然后又通知女管事去妥善安顿露琪亚的住处。最后送走了院长和安妮丝，把露琪亚单独留下来。院长陪安妮丝走到门口，又把需要注意的事情细细叮嘱了一番，便离开那儿回去给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写信，详细汇报事情的经过。

“真是一个古怪的女人！”院长一路上暗自思忖，“一位奇妙的尤物！不过，谁若是能摸透她的性子，倒也不难打动她，请她成全别人。我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自然不曾料到，我会如此干净利索地把一切都安排停当。这个心肠善良的大好人！对他简直一点儿法子也没有，他时时刻刻都在为别人奔波，行善积德。这一回他倒真幸运，找到了一个朋友，不动声色，神不知鬼不觉，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顺顺当当地办妥了。善良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一定会满心欢喜，他想必也会看得出来，我们这儿的人也是能干的。”

却说那位小姐方才在一个精明练达的托钵僧面前，言语举止都很小心在意；现在她跟一个不曾见过世面的乡村姑娘单独在一起，也就不再约束自己，谈话竟渐渐地变得稀奇古怪起来。我们觉得对这个谈话还是按下不表为好，先把这位不幸

小姐的身世际遇略微叙述一番，也便于读者明白她的种种不同寻常的、令人纳闷的举止的根源，并且理解她的脾性与她日后的种种行为之间的关系。

她原本是一位亲王的幼女。她的父亲是米兰的贵族，在当地的名门望族当中也称得上是屈指可数的巨富。但是他受虚荣心的驱策，过于看重自家的声名地位，总是觉得他的万贯家资只够勉强强甚至难以维持奢华的排场。因此，他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守住他的万贯家产，永远不让它们有一星半点的散失。他膝下有几多子女，史书上对此并无明确的记载，只说他单单把长子留在身边，而把其余的儿女统统送进了修道院。他决意让长子一人继承他的全部家业，这样才好保持高贵门阀的传统。他并且规定，他的长子生男育女以后，也必须遵照这个折磨自己也折磨子女的法子办理。

当我们这位不幸的小姐还在娘胎，尚未降临人世的时候，她的命运就被无可挽救地判决了。只有一样事情还有待决定：生下来的究竟是一个修士，还是一个修女。这个决定自然也不用征得未来的当事人的同意，而仅仅需要当事人问世就是了。她呱呱坠地以后，那位亲王，她的父亲，一心想给她取个名字，使人能够马上联想到以一个出身名门贵族的圣女芳名命名的修道院，所以就叫她叫作吉特罗黛^①。在她的孩提时代，家里人送给她的头一批玩具，是一身修女打扮的布娃娃：之后，就是女圣人的雕像。赠送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伴随着喋喋不休的叮嘱，要她好生爱护这些珍宝似的玩意儿，并且用赞美的语气问道：“漂亮极了，是吗？”每当亲王，或者亲王夫人，或者男孩中唯一在家里抚养的长子，夸奖小吉特罗黛花朵般

^① 据传，吉特罗黛是布拉班台地方一位贵族的女儿，任尼维利修道院长。